



苏 一 萍 著

如 兄 如 弟

封面圖爲西北人民歌舞劇團
演出“如兄如弟”之劇照

內容說明

這個三幕九場話劇描寫的是一九四九年我解放大軍解放了西北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在堅決執行民族政策的鬥爭中，粉碎了地主、特務的陰謀活動，鞏固了回、漢人民的團結。劇本刻畫了克服急躁情緒和經驗主義、對大漢族主義作鬥爭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也揭露了特務及其走狗的醜惡面目。

定價三角九分

登場人物

雷萬鈞——三十七、八歲，分區司令員、專員兼軍管會主任。

工作積極負責、忠心熱情，但有急躁情緒和經驗主義、大漢族主義的思想。

陳沛霖——三十七、八歲，分區司令部政委兼地委書記。積極、負責、虛心、熱情，工作中肯用思想。

馬力——三十四、五歲，分區副司令員。有才能的回民老幹部。

何吉山——三十四、五歲，分區參謀長。知識分子，雷萬鈞的老部下，慣於服從。

左漢傑——二十四、五歲，完小校長。有濃厚的大漢族主義思想。

王區書——三十七、八歲，由軍隊轉向鄉村的工農幹部。

趙霞——二十二、三歲，女，司令部機要秘書。

馬爾沙——三十二、三歲，回民佃戶。勤勞、性直、不多說話。

沙娃——二十五、六歲，馬爾沙的媳婦。

老阿奶——五十五、六歲，馬爾沙的母親。

梁柳壺——三十四、五歲，慣匪。

玉素甫——七十八歲，佃戶老漢，爲人公道。

馬六十三——三十七、八歲，玉素甫的兒子，佃農，有打鐵的本領。

阿不都——三十七、八歲，貧農。

法土買——二十七歲，阿不都的媳婦。

張漢三——三十一歲，漢民，木匠，共產黨員，忠厚老實。

馬東生——八十歲，副專員，回民民主人士，門宦老人。

劉醫生——二十五、六歲，醫療隊醫生。

漢三媽——五十歲上下。

韓虎——四十七、八歲，大地主惡霸，馬步芳殘餘。爲人陰險狡詐。

牛萬象——四十歲上下，漢人。馬步芳副官，美蔣特務。

白師爺——五十二、三歲，韓虎走狗。

梁師父——大刀隊小首領。

回民羣衆甲、乙、丙、丁、戊。

漢民羣衆甲、乙（趙老三）、丙、丁、戊。

婦女甲、乙。

警衛員一、二人。

漢三妻

回民丁妻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九年九月。

地點：禹州紅水河畔。

景：台右是一所舊水磨房，台左是一棵古柳。柳樹下，永定橋跨過紅水河伸入幕內。遠處望去，是層巒疊障的太子山，紅水河自山谷間流出，銀光閃閃，宛如一條白色的帶子把綠蔥蔥的原野分作兩半。河東有關帝廟，琉璃燦眼，光彩奪目；河西有清真寺，亭閣矗立，金光閃閃。近水磨處，一排攢天的白楊樹後面，便是韓虎的後花園，靠幕內有便門，可以出入。

開幕前，一片焦急動蕩的情景。幕後歌聲哭訴蒼回、漢人民的痛苦，詛咒着蔣、馬匪幫的罪惡。

歌聲：

紅水河滾滾向東流，
楊柳滿川綠油油，
兩岸都是水滿地；
年年季季好豐收。
渠是咱們開，
地是咱們種，

爲什麼咱們總是個窮？

爲了什麼？

不是咱們不愛勞動。

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流血、流汗，

却好過了那馬步芳和馬步青！

幕啓：我解放大軍已迫近河，馬匪急急逃命。砲聲隆隆由遠而近，禹州部分回民因不了解我軍政策，紛紛逃走。

汽車聲、犬吠聲、馬蹄聲、人聲嘈雜亂成一團。有一個人在高聲喊叫着從橋上跑過，喊着：“快跑呀！漢人的軍隊快來了！有草的把草垛子點了，帶不走的糧食都埋掉！快快跑呀！……”聲音漸遠。老阿奶從磨房裏出來。

老阿奶 （到處張望）沙娃！你快出來！

沙娃從磨房走出來。

回民羣衆扶老攜幼，紛紛上塢。

回民丁 （對妻）快走，快走！

丁 妻 緊催緊催，催的我連門都沒鎖上。

回民丁 人都走了，還要門幹什麼？

丁 妻 不行，我還沒有拿鍋呢。（急向回走。）

回民丁 （歎厲地）算了！

在左側公路上傳來一陣人聲、馬蹄聲與汽車急促的喇叭聲，亂成一片。衆人一怔之間，回民甲從橋上跑過來。

回民甲 不好了，不好了！

回民們 什麼事？（擁向回民甲。）

回民甲 都說世道要變了，漢人的軍隊快要打來了，禹州城裏的人帶着家小一溜一串地都往藏區裏跑呢！

回民們 誰的家小？

回民甲 還不是大人們的大太太、大小姐，尪太太、尪小姐的。

老阿奶上。

阿不都 老阿奶，你還不走，馬爾沙呢？

沙 娃 上老山打圍去了。

老阿奶 已經有兩天了，現在還沒有回來，真急死人啊。

法土買 世道這麼亂，還上老山幹什麼呢？

老阿奶 哎——好娃呢，欠尖鼻子大人的租子，不打獵就沒辦法呀。

沙 娃 打到打不到，也該回家來看看呀。

公路上又是一陣喊聲、汽車喇叭聲。

阿不都 有一個人向咱這兒跑來了。

回民甲 你們看，那不是尪柳壺嗎？

阿不都 是尪柳壺！

尪柳壺穿蔣匪軍衣，歪戴帽子，斜揹一梭步槍，手裏提着一隻雞，腰裏拴着一個紅布包袱，上。

尕柳壺 （吼叫地唱道）……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向阿不都）啊，阿不都，你們還沒跑？

衆 人 尕柳壺，你回來了！

尕柳壺 回來了。

回民甲 喘，尕柳壺，你弄回來一枝槍。（摸槍。）

尕柳壺 我們隊伍被打散了，我們一人弄回一枝槍來。（拉槍栓給回民甲看。）

老阿奶 尕柳壺，情形怎麼樣？

尕柳壺 糟了！共產黨已打過洮河了，韓軍長沒有頂住，垮下來了。

羣 衆 垮下來了？

尕柳壺 快收拾跑吧，解放軍勢力可是不小呀！

玉素甫上。

玉素甫 啊，尕柳壺，你回來了！（急走向尕柳壺。）

尕柳壺 回來了，老阿爸。

玉素甫 你見我家六十三沒有？（耽心地等着回答。）

尕柳壺 沒有！

玉素甫一怔。

尕柳壺 你家六十三開到固關峽去了。

阿不都 你也收拾一下，老阿爸！上山躲躲吧！

玉素甫 哎，這世道，走又有什麼用呢？我家六十三叫馬

步芳拉了壯丁，現在還不知道是吉是兇。

阿不都 老阿爸，心想開些，六十三會回來的。

玉素甫 沒有六十三，我活着有啥心情呢！

阿不都 老阿爸，還是先上山躲一躲，免得……

玉素甫 免得怎麼樣？反正誰來了也是一樣得完糧繳馬！

馬爾沙的聲音 （遠遠地喊）阿不都！……

阿不都 老阿奶，馬爾沙回來了。（向內喊）……馬爾沙！……

馬爾沙跑上。

馬爾沙 這是怎麼啦，出了什麼事了！

老阿奶 你還知道有個家！到這晚才回來。

馬爾沙 近處打不到，我上老山去了。

老阿奶 你就不知道風聲不對，解放軍快來了。

馬爾沙 誰來了還能不要老百姓！

老阿奶 已經過洮河了，你還嘴硬！

尕柳壺 爾沙，這是你打的狐子？

馬爾沙 是啊，碰見了三隻，我就打了三隻。只要叉子一
杈，牠就跑不了。

尕柳壺 （示雞）我也打了兩隻。只要我一進院子，牠就跑
不了。

張漢三等的聲音 噢……鄉親們！

阿不都 那是誰？

回民甲 像是東橋莊的漢人。

朶柳壺 漢人？叫我揍他一槍。

玉素甫 （攔住朶柳壺）朶柳壺你瘋了！

張漢三、左漢傑、漢民甲上。

張漢三 馬爾沙，阿不都，怎麼你們要走？

馬爾沙 是啊！

阿不都 你們村上沒有人走嗎？

漢民甲 解放軍是漢人，我們爲啥走呢！

回民甲 嗨！漢人的軍隊來了，太陽輪上晒你們了，你們吃開啦。

漢民甲 這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嘛。

馬爾沙 漢三呀，可不能忘記咱們兄弟的交情呀！

張漢三 爾沙兄弟，東、西橋莊，回、漢跟一家人一樣；

我不要緊，你們就都不要緊。聽說解放軍就是當年的紅軍，對回、漢人民都不難爲。

玉素甫 紅軍！紅軍我是見過的，民國二十四年從草地邊上過，他們對回、漢就是不難爲！

漢民甲 對漢人不難爲，對回民就很難說了。

朶柳壺 哼！你多神氣！

左漢傑 （向回民羣衆指漢民甲）他這人不會說話，你們不必見怪，解放軍來了，你們家小要是害怕，都搬老哥家

裏去，（拍胸）老哥給你們保鏢。

尕柳壺 哼！你來保鏢？好大的口氣！

漢民甲 這世道趕到這兒了嘛。

張漢三 你這個人，真是……

尕師父由橋上走過來。

尕師父 嗨？你們的馬步芳都滾蛋了，你們還不跑？

回民們 （反感地）我們的馬步芳？

尕柳壺 尕師父，你是個忌口人，說話嘴裏放乾淨點！

尕師父 尕柳壺，你不要神氣，我們漢人軍隊來了，你知道不？（欲回身。）

尕柳壺 （舉起槍撲上去，被衆人擋住）尕師父你站住！

尕師父 站住怎麼樣？你還想來兩下是不是？（接住腰間的刀子。）

尕柳壺 好，走着瞧。

尕師父 好，我等着你。

張漢三推尕師父下。

尕柳壺 我看乾脆把這橋拆了，叫這狗日的再別過來了。

玉素甫 尕柳壺！把橋拆了，你不進城了？也不叫人家過河來種地了？

尕柳壺 世道亂了，誰還進城，誰還種什麼地呢！

馬爾沙 人家東橋莊漢人，還要過河來種地呢。

尢柳壺 弄不成大家都弄不成！管他種地不種地的。

玉素甫 尢柳壺，你回去吧。

老阿奶 快回去看看吧。

衆人推尢柳壺下。

左漢傑 噢！你們的尖鼻子大人跑了沒有？

馬爾沙 我們的尖鼻子大人？

阿不都 他是馬步芳的親信，他還能不跑！

玉素甫 他那麼多的地也措不走，還會跑啊！

馬爾沙 我跑不跑，我都盼着他先跑，他跑了我的租子就沒有人來逼啦。

回民甲 說不定他早就跑了。

漢民甲 他敢不跑！

馬東生由古柳前走過來。

馬東生 他沒有跑，他上禹州打探消息去了。

衆人見馬東生，躬身行教門中尊敬的禮節。

衆人 阿爺，你好！

馬東生 大家好！

張漢三 阿爺你好！

馬東生 漢三也在這兒，聽說你們莊上的牛副官由青海回來了，是嗎？

衆人 他回來啦！他這時候回來幹什麼？

張漢三 是呀！
馬東生

張漢三 聽說回來了，可是，我們莊上還沒有人見到他。

左漢傑 莊上的人都說他回來了，可就不知他住在哪兒。

馬東生 （環視衆人）怎麼！你們現在就準備上山嗎？

阿不都 是啊！阿爺你說怎麼辦呢？

馬東生 你看這兵荒馬亂的，就是跑到山上，荒山曠野、深山老林，在哪兒住？哪兒吃呢？（自言自語地）固然過去到禹州來的漢人軍隊都不好，可是這次要來的解放軍，究竟是好是壞，咱們都沒有見過。

張漢三 老人家，聽說解放軍和過去來的漢人軍隊都不一樣。

馬東生 是啊。依我看，咱們還是不上山，等他們來了看看再說吧。“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們總不能不要老百姓呀。

張漢三 對，阿爺說的對。

漢民甲 那你們就不怕共產？

馬東生 共產？哈哈哈哈哈！（下。）

衆人 怕共！我還想共人呢！

馬爾沙 怕共？我種幾斗地，打下糧食是人家的，只有一間破草房，坐在裏邊能看見天，把我的家當連本帶利

全共了，就只有半條毡，一件爛羊皮襖，再就是肩上扛着一張嘴。

張漢三 對呀！你，打下的狐子，自己不能賣錢，一年忙到頭，還是少吃沒穿，你怕什麼呢！

阿不都 是呀，我的家產除了這一挑子外，家裏就只有一個土炕了！共產誰也不怕，只怕對我們回民……

公路上一羣馬隊馳過，驚鈴震耳。

沙 娃 這是什麼？

阿不都 （急到橋頭瞭望）一羣馬隊！

衆 人 （相顧失色）馬隊？

馬爾沙 看！像是尖鼻子大人由城裏回來了。

衆人欲逃散，一匹馬已到橋頭，白師爺氣勢汹汹地指釐大家。張漢三、左漢傑等藏在回民身旁。

白師爺 誰也不要走，三大人有話說。（回身下場，去迎韓虎。）

白師爺下後，回民羣衆急命張漢三、左漢傑、漢民甲自柳樹前跑下。

韓 虎 （心事重重地步上橋，環視衆人一眼，慢慢走下橋來）我難過……我難過！（聲淚俱下）不知道世道又要變成什麼樣子了！

白師爺 漢人的軍隊又殺來了！到時候回、漢一家殺一家，滾！

衆人一怔。

韓 虎 聽說解放軍已經打到臨洮了，咱們回民都跑光了，漢民們放鞭炮去歡迎，真像一家人一樣。

阿不都 三大人……現在呢？

韓 虎 現在前衛部隊已到禹州城南的豪地橋啦！

衆人忙亂。

白師爺 他們要共產、共妻，滅回、滅教，乾剷青海，血染禹州。

韓 虎 蘭州的清真寺都上了封，再不許咱們禮拜。現在八坊的有錢人都買槍、買馬，沒錢的人也在準備犂斧、犂刀呢。

阿不都 三大人！這……

韓 虎 這都是我在禹州聽人說的。

回民乙高興地從橋上跑過來。

回民乙 老阿爸！老阿爸！六十三回來了。

衆人轉憂爲喜。玉素甫高興地征在那裏。馬六十三穿一身破軍衣，肩上游着一件新的棉衣，同回民乙上場。他一見衆人，又翻過又高興，急撲到玉素甫跟前。

馬六十三 阿爸……

玉素甫 （愛撫着孩子）六十三，你回來了？

馬六十三 回來了。是解放軍把我放回來的。

衆 人 解放軍？

馬爾沙 這一下就好了，阿爸正盼着你呢。

馬六十三 （向韓虎）三大人，你好啊？

韓 虎 固關峽共產黨到了沒有？

馬六十三 到了，在那兒還打仗來着。

衆 人 打仗……

馬六十三 解放軍的砲彈像打雷一樣，把山轟的只打顫顫，
把我的耳朵都快震聾了。

衆 人 這麼厲害！

馬六十三 震的我話都不會說了，亂哄哄的誰也找不上誰
了。

回民甲 後來怎麼樣？

馬六十三 我叫解放軍抓住了。

衆 人 抓住了？

馬六十三 我只說這一下可完了。

法土買 完了沒有？

馬六十三 當然沒完，完了我還能回來。起先我以為他們
會打我、宰我，誰知道人家連罵也沒有罵。一會兒，
飯也端來了……

韓 虎 （一副長者的面孔）那飯你能吃？

馬六十三 解放軍尊重咱們的風俗習慣，給另外做的飯。

衆 人 （高興但是懷疑地）另外做的飯？